東觀奏記/上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序 ◄

東觀奏記
上卷

► 中卷

孝明鄭太后，潤州人也，本姓朱氏。李錡據浙西反，相者言於錡曰：“朱氏有奇相，當生天子。”錡取致於家。錡既死，後入掖庭，為郭太后侍兒。憲宗皇帝愛而幸之，生宣宗皇帝，為母天下十四年。懿宗即位，尊為太皇太后。又七年，崩。以郭太后配享，出祭別廟。

上性至孝，奉鄭太后供養，不居別宮，只于大明宮朝夕侍奉。親舅鄭光，即位之初，連任平盧、河中兩鎮節度使。大中七年，自河中來朝，上因與光商較政理，光素不曉文字，對上語時有質俚。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，留光奉朝謁。後或以光生計為憂，即厚賜金帛，不復更委方面。

憲宗皇帝晏駕之夕，上雖幼，頗記其事，追恨光陵商臣之酷。即位後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。時郭太后無恙，以上英察孝果，且懷慚懼。時居興慶宮，一日，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，依衡而望，便欲殞於樓下，欲成上過。左右急持之，即聞於上，上大怒。其夕，太后暴崩，上志也。

懿宗郭太后既崩，喪服許如故事。禮院檢討官王皡抗疏，請後合葬景陵，配享憲宗廟室。疏既入，上大怒。宰臣白敏中召皡詰其事，皡曰：“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，汾陽王孫，迨事順宗為新婦。憲宗厭代之夜，事出暗昧，母天下曆五朝，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！”敏中怒甚，皡聲益厲。宰臣將會食，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。敏中傳語墀：“正為一書生惱亂，但乞先之。”墀就敏中廳問其事，皡益不撓。墀以手加額於皡，賞

其孤直。翌日，皧貶潤州句容令，墀亦免相。大中十三年秋八月，上崩，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，奏皧為判官。皧又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，始升祔焉。

上延英聽政，問宰臣白敏中曰：“憲宗遷座景陵，龍輴行次，忽值風雨，六宮、百官盡避去，惟有一山陵使，胡而長，攀靈駕不動。其人姓氏為誰？為我言之。”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。上曰：“有兒否？”敏中奏長子緒，見任隨州刺史。上曰：“可任宰相否？”敏中曰：“緒小患風痹，不任大用；次子綯，見任湖州刺史，有台輔之器。”上曰：“追來。”翌日，授考功郎中、知制誥。到闕，召充翰林學士。間歲，遂立為相。時人鹹歎敏中亮直無隱，不掩人於上。

上因讀《元和實錄》，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，問宰臣孰為丹後。宰臣周墀奏：“臣近任江西觀察使，見丹行事，餘風遺愛，至今在人。其子宙，見任河陽觀察判官。”上曰：“速與好官。”持憲者聞之，奏為侍御史。

加贈故楚州刺史、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脩禮部尚書。德脩，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。古甫薨，太常謚曰簡。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，吉甫居輔弼之任，不得謂之“簡”。仲方貶遂州司馬。寶曆中，仲方徵諫議大夫，德脩不欲同立朝，連牧舒、湖、楚三州。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荊南節度使、檢校司徒、平章事。上即位普恩，德裕當追贈祖父，乞回贈其兄，故有是命。

白敏中守司空、兼門下侍郎，充邠寧行營都統，討南山、平夏党項。發日，以禁軍三百人從。敏中上論，請以裴度討淮西故事，開幕擇廷臣，不阻大吏。上允之，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為左庶子、行軍司馬，駕部郎中，知制誥蔣（名與庭裕私諱同）為右庶子、節度副使，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，戶部員外李玄為都統掌記，將軍冉昕、陳君從為左、右都虞候。

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，上命宰臣與一方面，中書擬平盧節度使。上謂曰：“朕只有一妹，時欲相見，淄青去京夐遠，卿別思之。”宰臣乃奏邠寧節制，近于平盧。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。

劉異將赴鎮，安平入辭，以異姬人從。安平左右皆宮人，上盡記之，忽見別姬，問安平曰：“此誰也？”安平曰：“劉郎音聲人。”（俗呼如此。）上悅安平不妬，喜形於色，顧左右曰：“便與作主人。”不令與宮娃同處。上之甄別防閑，纖微不遺如此。

萬壽公主，上女，鍾愛獨異。將下嫁，命擇郎婿。鄭顥，相門子，首科及第，聲名籍甚，時婚盧氏。宰臣白敏中奏選尚主，顥銜之，上未嘗言。大中五年，敏中免相，為邠寧都統。行有日，奏上曰：“頃者，陛下愛女下嫁貴臣，郎婿鄭顥赴婚楚州，會有日。行次鄭州，臣堂帖追回，上副聖念。顥不樂國婚，銜臣入骨髓。臣且在中書，顥無如臣何；一去玉階，必媒孽臣短，死無種矣！”上曰：“朕知此事久，卿何言之晚耶？”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樫木小函子來，扃鎖甚固。謂敏中曰：“此盡鄭郎說卿文字，便以賜卿。若聽顥言，不任卿如此矣！”敏中歸啟，益感上聰察宏恕，常置函子於佛前，焚香感謝。大中十二年，敏中任荊南節度使。暇日，與前進士陳鏘銷憂閣靜話，追感上恩，泣話此事，盡以示鏘。

杜悰通貴日久，門下有術士李（失名），悰待之厚。悰任西川節度使，馬植罷黔中赴闕，至西川，術士一見，謂悰曰：“受相公恩，久思有效答，今有所報矣！黔中馬中丞，非常人也，相公當厚遇之。”悰未之信。術士一日密於悰曰：“相公將有甚禍，非馬中丞不能救！”悰始驚信。發日，厚幣贈之，仍令邸吏為植於都下買宅，生生之計無缺焉。植至闕，方知感悰，不知其旨。尋除光祿卿，報狀至蜀，悰謂術士曰：“貴人至闕，作光祿卿矣！”術士曰：“姑待之。”稍進大理卿，又遷刑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使，悰始驚憂；俄而作相。懿宗皇太后崩後，悰，懿安子婿也，忽一日，內牓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。植諭旨，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。植素辨博，能回上意，事遂中寢。

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，德裕雖丞相子，文學過人，性孤峭，疾朋黨如仇讐，擠牛僧孺、李宗閔、崔珙於嶺南。楊嗣復、貞穆李公玨（庭裕親外叔祖。）以會昌初冊立事，亦七年嶺外。上即位之後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。以吏部尚書李玨為檢校尚書右僕射，充淮南節度使。玨字待價，趙郡贊皇人。早孤，居淮陰，事母以孝聞。弱冠，徒步□□□□□□舉明經。李絳為華州刺史，一見謂之曰：“日角珠庭，非常人也，當掇進士科。明經碌碌，非子發跡之路。”一舉不第，應進士。許孟容為宗伯，擢居上第。釋褐，署烏重胤三城推官，調進書判高等，授渭南縣尉，遷右拾遺，左遷下邽令。丁母憂，廬居三年不入室。免喪，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，皆不就。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，奏章先達銀台，授殿中侍御史、內供奉、武昌掌書記。徵歸御史府。韋處厚秉政，一見笑曰：“清廟器，豈擊搏材乎？”擢拜禮部員外，改吏部員外。李宗閔為相，以品流程式為己任，擢掌書命，改司勳員外、庫部郎中。文宗召充翰林學士。玨風格端肅，屬詞敏贍，恩傾一時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，許立相者屢矣。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，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廷，玨未嘗私焉。訓、注交譖，貶江州刺史。未幾，訓為相，造假甘露，謀上左右，與王涯等

十一人赤族伏誅，人方服玨守正之佑。徵為戶部侍郎，與楊嗣復同日命相。上雖求理心切，終優遊不斷。同秉政者陳夷行、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，玨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。每延英議政，率相矛盾，竟無成政，但寄頰舌而已。文宗將晏駕，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為讬。建桓立順，事由兩軍。潁王即位，貶昭州刺史。上即位，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、吏部尚書。至是，崔鄲薨於淮南，輟之。撫理凡三載，薨；謚貞穆。

上臨御天下，得君人法。每宰臣延英奏事，喚上階後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，才處分，宸威不可仰視。奏事下三四刻，龍顏忽怡然，謂宰臣曰：“可以閒話矣。”自是，詢閭裡閒事，話宮中燕樂，無所不至矣。一刻已來，宸威復整肅，是將還宮也，必有戒勵之言。每謂宰臣：“長憂卿負朕，撓法，後不得相見！”度量如此。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：“十年持政柄，每延英奏對，雖嚴冬甚寒，亦汗流洽背。”

李廓為武甯節度使，不理。右補闕鄭魯上疏曰：“臣恐新麥未登，徐師必亂。乞速命良將，救此一方。”上未之省也。麥熟而徐師亂，上感魯言，即擢為起居舍人。

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，求外任。丞相白敏中曰：“我輩亦須自檢點，孔吏部不肯居朝矣！”至理之世，丞相畏人也如此。

上微行至德觀，女道士有盛服濃妝者，赫怒，亟歸宮。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，令盡逐去，別選男道士二十人住持，以清其觀。

上將命令狐綯為相，夜半幸含春亭召對，盡臘燭一炬，方許歸學士院，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。院吏忽見，驚報院中曰：“駕來！”俄而趙公至。吏謂趙公曰：“金蓮花乃引駕燭，學士用之，莫折事否？”頃刻而聞傅說之命。

侍御使馮緘與三院退朝入台，路遇集賢校理楊收，不為之卻。緘為朝長（台中故事，三院退朝入台，一人謂之朝長。）拉收僕台中笞之。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：“玄宗開元中，幸麗正殿賜酒，大學士張說、學士副知院事徐堅已下十八人，不知先舉酒者。說言：‘學士以德行相先，非具員吏。’遂十八爵齊舉。今馮緘笞收僕者，是笞植僕隸一般，乞黜之！”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；上兩釋之。始著令：三館學士不避行台。

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，上召至案前問系緒，丕奏系屬皇枝。上曰：“師臣已有一李丕，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。”良久，以手畫案曰：“丕字出下，平字也。卿宜改名‘平

’。”舞蹈而謝。平後終於邠甯節度使。

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，于大明宮築望仙台，勢侵天漢。上始即位，斥道士趙歸真，杖殺之，罷望仙台。大中八年，覆命葺之。右補闕陳嘏已下抗疏論其事，立罷修造，以其院為文思院。上英睿妙理，尤長於納諫，從之如轉丸。李璲除嶺南節度使，間一日，已命中使頒旄節，給事中蕭仿封還詔書。上正聽樂，不暇別召中使，謂優人曰：“汝可就李璲宅卻喚使來。”旄節及璲門而反。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，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。中使至鄭，頒告已數日，卻命追制。納諫從善，皆此類也。

馬植為相，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。上初即位，元贄恩澤傾內臣，曾賜寶帶，內庫第一者，元贄輒以遺植。一日，便殿對，上覩植帶，認是賜元贄者，詰之，植色變，不敢隱。翌日，罷為天平軍節度使。行次華州，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，盡聞植交通之狀，再貶常州刺史。

杜濛授左拾遺，庭裕先父任左補闕，以濛家行不修，薄妻孥，為眾所聞，不可處諫臣之列。丞相魏謇盛怒。頃，濛上事，先君見魏於政事堂，曰：“必要任濛，乞先移他官。”丞相重違，即改授濛太常博士。

上追感元和舊事，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，必加擢用。杜勝任刑部員外，閣內次對，上詢其祖父。勝以先父黃裳，永貞之際，首排奸邪，請憲宗監國。上德之，面授給事中。

裴諗為學士，一日加承旨。上幸翰林，諗寓直，便中謝。上曰：“加官之喜，不與妻子相面，得否？便放卿歸。”諗蹈謝。卻召，上以御盤果實賜之，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。上顧一宮嬪，取項下小帛，裹以賜諗。諗父度，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，遂於諗恩禮亦異焉。

上雅尚文學，聽政之暇，常賦詩，尤重科名。大中十年，鄭顥知舉後，上宣索《科名記》。顥表曰：“自武德已後，便有進士諸科。出鶯穀而飛鳴，聲華雖茂；經鳳池而閱視，史策不書。所傳前代姓名，皆是私家記錄。虔承聖旨，敢不討論。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，撰成十三卷，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，謹專上進，方俟無疆。”勅：“宜付翰林，自今放榜後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，進入內，仍仰所司逐年編次。”

術士柴嶽明洞陰陽術數，於公卿間聲名籍甚。上一日召於便殿對。上曰：“朕欲為諸子孫□□院，卿宜相其地。”嶽明奏曰：“人臣遷移不常，有陽宅、陰宅。 入陰宅、入陽宅者，禍福刑尅，師有傳授。今陛下居深宮，有萬靈護衛，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，臣不敢奉詔！”上然之，賜束帛遣之。

司封員外郎、充史館修撰權審，于衢路突尚書左僕射、平章事崔鉉。判曰：“宰相之統庶寮，僕射之臨郎吏，豈有導騎已過，按轡橫沖？權審久在班行，合諳典故，便知素履，且舉舊條，送都省罰七直。”審以素履之言難□就列，尋左遷宿州刺史，自爾不復立朝矣。

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為康州參軍，馳驛發遣。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，納函之朝，有朞國恤，仁贍不易其日。憲司糾論，遂坐貶。